

红叶文丛一世纪的回声

—献给跨世纪的青少年朋友

枫叶如丹

湖南教育出版社

丛书顾问：钟敬文 张岱年 季羨林 冯亦代 严文井
陈 原

丛书编委：牛 汉 碧 野 舒 乙 李国文 任洪渊
王富仁 韩静霆 李元洛 谢大光 张抗抗
母国政 于海婴 斯 好 邓九平 成伟钧

丛书主编：邓九平 成伟钧

尋

找精神家園

題
紅桑文堂

鍾叔文



時年九四

呼唤中华英才
构建民族脊梁

为“红叶文丛”题词

张岱年

1997.2.12.

珍惜时光

拥抱生活

为社会尽一份力！

冯骥才



时代的年华

回首生命之路

追寻理性之光

为《红叶文丛》题词

严文井



一九七九年

二月十五日

愛我中華，

愛我家鄉。

為“紅葉文墨”題詞

汪曾祺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

时、想到他人

为“红叶文丛”题

邵燕祥 九岁

发
现
自
己
发
现
美

“
红
叶
文
丛
题
词

林
风
画

九七、二、十四、

一
萬里
秋
光

題贈《紅叶文公》

丁丑年元月



授者比受者更
有福

为《红叶文丛》题词

舒乙 

九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序

又见秋叶红

梁衡

正是北京秋风渐紧，薄霜轻降的日子，香山的秋叶又红了。听说颐和园以西去看红叶的人，车塞人挤，路都不通了。上周我从长城过，只见枫树、柿树、黄栌、火炬树等这些深秋中的骄子，都已满枝满叶，绽出浓艳艳的血红，拥着盖着悠长苍老的城墙。我站在城头猛一个愣怔，感到一种莫名的沉重与兴奋。长城归来，我还沉湎于对红叶的思索，凑巧，湖南教育出版社来人，说他们编就了一套《红叶文丛》，催我为他们写一篇序。

这套书共八卷，收文章三百九十余篇。编者的本意是当此新旧世纪交替之时，对就要过去的百年来一番检阅，好将那些有用的东西传给青年，让他们在创造下世纪时作个

参考。这正合了赫尔岑那句话：“书是这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精神上的遗训，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生活的年轻人的忠告，是将去休息的站岗人对走来接替他的岗位的站岗人的命令。”

在这世纪之交，上一代人通过书本对青年人能有些什么遗训、忠告和命令呢？我们最想说的是，这一百年过得不容易，世事艰难而又辉煌，人的命运坎坷而又骄傲。我们的国家、民族经历了一次复生，一次涅槃。历史行进的脚步在这一百年间超过了以往的一千年，二千年。当世界跨进本世纪的门槛时，马克思、列宁才将科学社会主义的火种点入地球的土壤；爱因斯坦，一个未名的小青年，刚将他那薄薄的三页《相对论》论文投向一个杂志社；而中国人脑后还拖着一条长辫子在向皇帝叩头。汽车、飞机都还像恐龙蛋里刚刚爬出的小怪物一样在地球上歪歪扭扭地学步。一百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把马克思的学说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温饱小康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把爱因斯坦的理论变成了西北大漠里的蘑菇云，变成了东海之滨的原子能电站。是科学与民主让中国挺起了腰，抬起了头。但是，当我们回首往事时，这记忆里有多少牺牲，多少血泪，多少白骨，多少屈辱，多少抗争，多少幼稚与天真，多少觉悟与觉醒，多少新奇与

惊喜，多少理想与热情。

打开近代史，我随便翻开一页，只见谭嗣同静坐书房，等待清廷的拘捕，他说，变法必得流血，就让我来做这流血的第一人。何等大义，何等从容。再翻一页，那是红军长征的洪流，碧血染湘江，忠骨委雪山，一条巨龙在翻身，一头睡狮在振醒。再翻一页，我看见一位抗日志士屹立刑场，热泪纵横，他用树枝在雪地上留下绝笔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生命何轻又何重啊。再翻，我看到了毛泽东在政协会上庄严地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再翻，我听到邓小平在说：社会主义就是要让人民富起来。再翻翻这两天的报纸，我看见了长江、黄河，这两条从大禹以来就狂啸不羁的巨龙，在十天之内同时被拦腰锁定。这时我又想起了一个人，一九四〇年时被关在国民党新疆监狱里的志士林基路，他的那首著名的《囚徒歌》：“我噙泪低吟民族的史册，/一朝朝，一代代，/但见忧国伤时之士，/赍志含愤赴刑场……”我又想起了戴望舒的那首名诗：“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百年来多少志士仁人，多少思想者，他们为我们这个世纪承担了太多太多的重负，经受了太多太多的煎熬，可惜却未能赶上这个世纪交替

的光辉之点。他们若能活到今天，会说什么呢？也许什么也说不出，只有一掬热泪，只有额手称庆，只有狂喜地把那栏杆拍遍！

现在，当我面对案头的这八卷文稿时，我好像又回到了郊外的长城上。秋风拂过箭楼，红叶压着古墙。沉重与兴奋又同时回到了我的心头。岁月如烟，过去的人和事，都已过去，留下的是理，是情，是精神，是经验，是教训，是知识，是企盼。这就是本世纪人对下世纪人的忠告和遗训，是这个世纪之秋留给下个世纪之春的种子。当我们现在深情地面对满山红叶时，自然心里更希望的是明年破土的春芽，是春风吹过满山的新绿。

等到下世纪末时，不知又有谁会再到古长城上来凭吊红叶，再来编一套浸满下一世纪人汗水和泪水的红叶集。

1997年11月

《野草》题辞

鲁迅

(1881 ~ 1936),
浙江绍兴人。伟大的
文学家、思想家。著
有小说集《呐喊》、
《彷徨》,散文集《野
草》、《朝花夕拾》,杂
文集《坟》、《且介亭
杂文》等,其所有著
作已收入《鲁迅全
集》。

《野草》题辞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
同时感到空虚。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
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
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
还非空虚。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
草,这是我的罪过。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
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
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

《野草》题辞

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1927年4月26日，鲁迅记于广州之白云楼上。

选自1927年7月2日《语丝》第138期